

新繁縣鄉土志卷五

人類門

戶口

風俗

宗教

實業

聖朝涵煦生育墾闢招徠民自遠方來受一廛則有楚籍有吳籍有閩籍有粵籍有秦籍殖田疇長子孫生聚日繁用宏茲賁

流賊之禍新繁惟何梅李等姓畧有子遺康熙時招徠他省民以實四川湖廣之人首先闢至於是江西福建廣東繼之故新繁無旗戶及他種人除四省人外陝籍則可屈指數也始至之日田無業主聽民自站墾荒或一族為一村

今縣地名多以此某家營者以此

或數姓聯為

新繁縣鄉土志

卷五

一堡有因焚萊而得巨宅者有一族站田至數千畝者各樹表以分疆界謂之插站然所站實不能盡耕也雍正初四川總督憲德以入川人戶繁多疏請編保甲給無著地畝令開墾以一夫一婦為一戶戶給水田三十畝或旱地五十畝兄弟子姓成丁者給水田十五畝或旱地二十五畝並牛種口糧分年升科得

旨允行於是各州縣荒地以次開墾成熟漸無尺寸之曠故新繁自雍正八年復分彭縣之日起至乾隆八年清查牌甲共四千四百七十戶一萬伍千八百七十八



丁以四十里彈丸之地閱時十二年遽得此數視康熙六年至雍正七年合兩縣之大閱時六十年之久然後得千二十七丁者盛衰難易相去何懸絕歟蓋天地發育之氣機莫能遏禦而又會國家休養生息仁政所敷有栽培無傾覆故也自是以來六經兵燹

詳前兵事錄

兩遭疫癘

同治戊辰光緒壬辰死者皆近萬人市肆棺木爲空而減一

增十隆隆正無已時乾隆八年起至嘉慶十七年止清查牌甲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一戶三萬三千四百一十三丁由嘉慶十七年起至同治十一年止清查牌甲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八戶四萬二千七百四十

丁三十年來又加稠密穰往熙來於市肩摩轂擊於塗雞鳴犬吠相聞於境人滿土滿則宜有調劑節宣之道此亦宜塵當事者之慮者也查見在

戶口

城廂內外

東城局 七團

戶 八百八十一

男 三千五百零一丁

女 三千五百三十七口

南城局 七團



戶 一千零二

男 二千三百七十四丁

女 一千六百八十八口

西城局 七團

戶 一千零八十

男 三千九百零八丁

女 二千零三十三口

北城局 七團

戶 八百二十

男 四千四百四十四丁

女 三千八百零九口

忠義局 一團

戶 二百

男 六百八十三丁

女 五百零一口

東門水村

同心局 七團

戶 七百一十五

男 二千四百二十九丁

女 一千七百九十五口



安靖局 二十二團

戶 二千一百六十五

男 八千八百四十九丁

女 五千七百四十五口

保合局 十一團

戶 一千零九十二

男 四千四百三十一丁

女 二千五百五十一口

南門羅村

福龍局 十八團

戶 一千一百八十八

男 三千四百八十八丁

女 三千九百七十四口

心一局 十六團

戶 九百七十八

男 二千七百四十三丁

女 二千五百零四口

西門韓村

公信局 六團

戶 六百五十三



男 一千八百七十三丁  
女 一千四百九十九口

果毅局 五團

戶 四百四十三

男 一千三百七十四丁

女 一千六百五十八口

北門李村

慎謀局 十三團

戶 一千一百零八

男 三千零七十八丁

女 三千五百六十七口

協和局 十四團

戶 一千六百四十七

男 五千四百三十五丁

女 三千八百零五口

通計縣屬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二戶男四萬八千六

百一十一丁女四萬二千八百零六口僧寺七十一所

道觀三所不在內庶矣哉然則我繁民之所以安其

田廬墳墓宗族戚里之歡百年于茲者甯獨特政教

有以維繫之歟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則百姓親睦筮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風俗純厚則民氣和民氣和而後土著固自然之理也風者自上而被下俗者習慣以爲常是故情與制竝行然後有以申愛敬禮與宜互用然後有以劑剛柔今繁民五方雜處吉凶賓嘉之禮不畫於一而大體亦有足觀然違禮失中亦因是而有富者奢僭不恤其非而貧者不免固陋之譏又當日來者類多各省邊邑瘠土樸陋之民未被文教揆之以仁義中正之則過者十二三而不及者十六七高曾規矩因襲數百年鄙野荒唐之義不肯少變

此指喪禮言

人有恒言曰人心風俗風俗不美民德何由歸厚乎今畧著于篇俾有移易之責者知其得失焉

俗弗講祀先之禮四仲之薦無聞冥誕忌日縉紳家始知行之大族乃有祠堂以冬至日祭行三獻禮孟秋十三五日爲中元節貧賤皆祭焚紙錢湖廣人或以肩輿迎神于墓三日薦則疑于煩瀆矣清明及歲除皆祭於墻間隻雞斗酒閩人加餅餌焉鳴爆竹一跪四叩樹紙爲墳表而去

喪禮大斂不以三日或卽於是日斂焉忍也

案蜀地無水

日之制惟暑篤信陰陽家言辰不哭泣斂不憑棺害



理尤甚矣

親始死不知古人復禮之意反鳴爆竹古者婦人以復

其垂縹悸動屬陽魂所不依故也若陽聲震蕩無異驅逐

始死三日主人成服戚友俱弔謂之燒三夜紙在功衰之列者皆不自以其服弔而待主人為之制主人或為制或不為制其無服者或為之制裹首白布謂之孝帕衣謂之孝衣無等殺皆用白布如齊衰之式蓋預計葬日賻助之厚薄以為之市道也殯後婦人朝夕為位哭男子否三十五日作佛事富者芻靈冥襚之費或至數百金室有孕婦則速葬惑於汚屍之

說也竟有勿將葬前夕戚友復來奠主人即於是日

點主即於是夕祭點主擇宗親善書者題之闕神字之直畫主字之上點延官紳用硃補成之謂之點主或曰此非禮也凡服官者簿書教令用硃是上行下之體也人子於父母使人肆然下臨之忍乎若主人刺指血

印硃用之或可解說祭行三獻禮用羊豕川樂設講案恢嘲笑

謔反葬不哭不虞而薰柏於大門以為祓除辟酒焉

主者主柏與酒者致相慶之詞皆害理之尤者也葬後三

日往哭於墓謂之復山然婦人哭男子否來歲清明丁

新墳又哭焉三年除服哭於大門之外皆婦人也鳴



呼棘人癩癩勞心博博矣

親喪在殯而身與讌會雖士夫亦間有之兄弟期功之喪飲酒食肉無一日之變

篤信風水陰謀吉壤往往士大夫讀書明理已服官致富者講求愈力卒之福不再而禍速來爲害尤烈民間相往來有康樂和親安平之象者莫過於拜年一節姻戚朋友交相致慶必有餽遺筐筥盛餅餌苞苴籍肉脯紙束裹饅饉衣冠升堂行禮後情話坐談間及博奕臘月薰肉經春正美置酒勸客不醉無歸而新婦亦於是月籍以覲各親之尊長於是手車肩

輿絡繹道路日暮散歸其赤足而酡顏者則輿夫也自元旦竟十五夜爆竹之聲相屬近年以來寂然不聞可以知民之貧矣而餽遺之厚飲饌之豐猶支持不廢焉繁民情誼之篤於此可見也

婚禮媒妁之辭旣通則以帖書女之生年月日持至男家置神座前七日吉則約期相人相人以姑往女盛飾出房一揖少坐入媒氏問相中則女復出拜納簪珥爲聘相謂以親家焉將娶則先報期娶不親迎請人代迎至則男女同拜堂爲酒食以召賀客昏則中表姊妹夫少年設讌房中嘲謔無忌惡習也厥明



婦見舅姑舅姑以賓禮禮之二日後偕婿歸安父母  
謂之回門凡幣誠辭腆皆稍稍依附經義焉惟嫁女  
厚奩最爲民患轉相誇鬪無有紀極咸同之際猶富  
室四五百金辨都麗之衣服采絢之帷帳而已近則  
房中陳設玩器列凡滿案挂壁懸梁晶光輝目然率  
皆輕脆洋貨其貧者以不及爲羞於是箱籠中虛而  
外觀必飾故自光緒以來新繁嫁女之家中人之產  
三四百金俗猶以爲薄而富室則千金弗稱道也昔  
曾文正公以中興元老爵列通侯其家訓誡子孫婚  
娶無得過二百金使在繁邑直一貧士之舉措而已

於是其女之弱質者以取精用宏享用大過而夭死  
其惡者恃其厚奩藐視夫家姑見而承迎則婦道失  
夫愛而畏懼則妻道乖愚人之情震於貨利往往然  
也而且衣服陳設之外凡日用飲饌器具無所不備  
使其挾一自成一家之心以往骨肉不得不爲乖離  
產業不得不爲分析其爲害可勝道哉近浙江某孝  
廉著論以爲宜禁賠嫁奩貲犯者以半入官以半賞  
告者凡嫁奩由男家自備新衣一襲竊以爲此法若  
行不獨可以保全中人貲產而風俗亦可以漸返於  
樸何也凡奢靡之習衣服爲先而衣服之侈婦女爲



甚人情爲媳制衣必不如爲女之必事華麗也而又可以遏洋貨暢銷之一路何爲而不久行哉

清醮會卽古儺禮遺意也不行於冬而行於春無方

相而有龍船龍船所至謂之掃蕩

論語鄉人語鄉人儺禮記

亦作從是蕩省非離

釀金祀神有文昌牛王等會名曰繁

多傳之子孫生息盛則置祀田屆期優戲亦鄉人飲酒遺意

地理志蜀人敏惠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理父子率多異居按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祭亥詔荆蜀民祖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

月丁亥詔川陝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川陝民父母在爲警壻可見蜀俗父母在而別財異居自昔已然今川中諸郡其家饒裕者早分金諸子其父母分食諸子按月計日不肯稍踰期死者殯葬之資公出有貧不能償者至爭訟不已俗之儻壞不忍言矣以上張氏蜀典之言按警壻今繁縣無之至父母分食諸子則繁人所謂零供者也然繁邑係五省雜處之民其行事類不變其本籍舊俗可見與父母別財異居自古非獨蜀俗爲然惟零供而亦有孝愛足稱者似不必以賢者之



行過責流俗若兄弟異財以後貧富輒至懸絕饑寒困乏遂如路人姪之與子親疏判若霄壤此則羣見以爲固然無知其爲至不仁之俗者

繁俗有小仁之事一最不仁之事一人多戒食牛肉故市無屠牛之僧好以米飯飼豕而丐者號呼於門不即與也

繁士重廉恥貧者不趨富人之門不似他庭紳富相黨同爲惡也

婦女重節義夫死不嫁者甚多然往往有守節而不孝者則無教使之然也其富貴家者多好信尼僧女

冠歛財感衆之說與之往來而貧賤婦女逢月朔亦必徧入廟焚<sup>香</sup>俗言冬月十八日爲城隍誕生之辰昇木像出遊婦女持香隨駕者填塞衢巷以千百計又有陳娘娘會亦絡奔走道路此皆當禁者也

女巫走無常者俗呼觀仙婆蓋有鬼憑之以求食而其人亦藉是以歛財亦惟婦女好信之凡親屬有病則懷糶往問竝無效驗而信之愈篤

繁民所利曰都江堰水曰稻米曰菜油曰韭菜曰茄秧曰繭綢有利亦有害者曰葉菸曰燒酒菸妨穀酒妨食也所害者曰嫁女破產曰酗酒設局引誘富室



子弟或至傾家曰燒會結盟曰竊盜天時之害曰風曰淫雨水潦

鄉村三四月即無閒人收菜子采巢菜芼而乾之蓄於甕煮薰肉味美收胡豆丸豆刈麥既畢耕稻田始為大春之事乃插秧插秧人工貴平時四十錢一工插秧百二十錢日五餉酒食必豐重農貴粟之意慎於其始也秧既插不復憂旱五月一薅六月再薅懼草之竊也遂無俟秋成收之而已於是始為秧苗會秧苗者於本方社神醮錢報賽擊鼓祈神村中老者壯者咸集暢飲亦時和平豐之象也八月打稻人工

八十錢餉酒肉如插日秧時拌桶打桶所過貧婦持筐

隨而掃之勤者至能得米數米斗詩所謂遺秉滯穗寡婦之利者也穀既收騰乾風淨至人主攜私租一石四斗至九斗不等視田之高下以為差九月刈穀椿收草堆巢種已播矣滌場則胡豆及麥已種矣又十月種菜子然後歲聿云暮入此室處焉此繁民終歲勤苦然亦田家之樂事矣

附錄新繁縣方言古者一定而洲語音之本無殊異文字之義一者定而聲音之變萬端清濁疾

徐處釐千里展轉滋謬莫能究詰情素不通覲面異域致數所關非細故也然六書具在元音可求

會而通之得若干條附風俗之次以備鄉土大端大雅君子理而薰之儻可為學堂習官話之一大



乎助

本為古語因聲變味其字者

庚 古音剛音義並與尚通詳故有賞義嘉賜也與

也又通作償禮記請庚之是也音轉如跟繁人謂賜與為庚如云拿庚我拿庚他或單云庚我庚他則音變與規近又或相與共事亦曰你庚我為之皆與也

高 音阿從口從丹病風口高僻如側齧骨也遂通為凡不正之名繁人轉如外之陽平俗作歪字

威 有威可畏義引申為橫暴凌人之稱音亦變為外之陽平

新繁縣鄉土志

卷五

十三

倭 委有棄于地之義故遺矢亦名委又加人作音

與委同威從委省亦聲故威之本義為糞器短矮之

矮字亦本作此人踞廁則短也今倭人多短小精悍當因此得名今俗讀矮如愛亦猶威轉外之理

居 居之古文實是從立從居省亦聲也居即古踞字繁人謂立如踞廁之狀為居讀如故之陰平居諧古聲也亦謂有屋可居為居

是 古鐘鼎時字作是是指日景也是之古文從又從是以手指物如是也亦聲引申凡謂在此處曰



在是繁人轉為支之急讀湜之陽平湜是聲音直

著 當著之著正中也從收拱也從者亡也引申凡

以物投物者必呼著正當也繁人轉如趙之陰平

中人之計曰著了中刀曰著刀與罩為卓聲理同

又著了著刀皆曰趙著急曰趙急

詐 以言窮人而得其情曰詐引申為凡不知而問

曰詐个變為陰平字又作怎又引申為不義如云

怎肯怎忍言不肯不忍如詐之不肯告也音又變

如尊之陰平

濯 沐髮也有淋義引申為凡以水淋及溺之為濯

繁人變如出之入聲

汗 卽俗鎔字音如芋皆干聲也

非 本從鼎卽古分字見器析木也從一指倘之本倚

讀如分轉注為飛繁人謂倚靠為非讀如盆之陽

平亦分本音也析木有相達義故為是非靠字本義為息者背有所倚垂首而嗽故

以非為形告為聲意告本意為子有所告於父首俯垂也

窺 陰伺也引申為盜稱繁人變如罪之陰平或云

我罪之

孺 卽俗耍字本義為浣濯者團者而按抄之從濡省

又作擱從潤省濡音如轉輒又轉與灑近引申為



以手弄物之稱因又謂遊間無事皆曰孺也

烹 煮也煎和薺氣達亦曰烹俗謂香曰烹香讀仄聲臭亦曰烹臭讀本音如旁之陰平

曾 分求多也從八分也從日計之計曰本義為從

𠄎 卽古甌字音同會重累意也既即高故重累俗謂求多

為爭字誤又以為不足之詞經傳之會是皆不足詞繁人變

如才詩女曰雞鳴贈與求韵亦是

爪 卽俗囉阜之阜字本義為以指搔物因為兒好翻弄物之名又呼如稿又謂凡尋覓為瓜則讀本

音

莽 鹵莽之義引申為人粗暴不知禮義之稱繁人

詬人為蠻夷則曰莽子莽諧𦉳聲本音母轉為忙上聲繁人變為忙陽平

哺 嚼食食子也繁人亦呼如莽之陽平盖甫音敷轉注與莽為𦉳聲理同

大 古者子呼父為大人簡質稱之則但曰大重言為大大今湖廣人轉為為陰平而下一字則如達

或轉如陽平則重音如一或呼如低則與杕音諧地諧大聲同一理也

兄 古謂以甘言誑幼子而安擾之為兄父母責長



子恒然故以為男子先生者稱也古文作𨾏從口  
在人上俯而與語也從誑省亦聲篆省作兄案予

因故 然字會兄之意不從者言多幻音故况况從兄二會兄意  
為加 益則去字義遠矣 况

案誑字今俗語如呵故兄亦譌轉哥矣

强 本義為挽强從弓從彊 雅彊通强故說文以强如彊從怒

虫 故有甚義俗呼如港如云强好即很好也

二謊 繁人謂虛偽為二謊二不一定也呼二如欣

之戲音凡戲音以一字重讀之末聲即二而今川東

呼謊為黃因亦謂物之不美者曰欣黃亦單言欣

搯 捕捉人也以索繫之故從帶繁人呼如帶之上

聲

白 殘骨也從皀省上音快繁人以為人無行之稱

言不完全也亦呼如帶上聲案白音祿門音伊小

跋 俗作爬匍匐行也

伏 本從友友繫犬後足也木呂 案伏言人俯地似

友也從友故音與被黻同繁人則呼跋上聲

禿 同奠從重兀重奠物也古尙 故有增益之義

俗作添非古字也

羸 病戲也從育羸古羸糧字見古 言脬脹園隆似



囊橐也本音盈轉為雷病戲者氣不任繁人以為  
疲怠之稱呼如類通作羸

投 擲棄物也呼如陽平俗作丟

帥 左右麾旗為帥本從巾俗因謂左右搖物為帥

本節字義呼如上聲因亦謂投為帥

麥 倻人陳尸為麥因謂棄物於地為麥音廖

阜 堆積物也繁人呼為馬

盎 缶也古人擊以節敬故凡有聲為盎音陽平斟

量米為斟從菁量之一往一回如菁對節也俗謂

適足為夠即此字平也滿也亦類若盡一

勃婦 即勃谿之義謔當也裕作潑非

酖 毒也因謂害為酖

饒 貪食也饒本音崇

搯 剔肉於骨也因謂凡結解物散為剔音跨上聲

脫衣亦曰剛洩者解禪繁曰剛禘

搯 負重謂之搯言如老人背拘曲也

搯 夥即史記夥頤之夥火音負重作夥頤聲曰搯

夥因通謂凡力不任曰搯夥又曰背甲首不住

夥頤 夥物盛多如果實也頤兩輔也凡人駭盛則

曰夥必侈口動頤故史記以頤明夥其實夥之餘



聲爲牙俗又轉爲哎呀也

嬾易 卽冗易無事而食也繁人謂人不整潔爲嬾

易引申義也嬾音辣刺聲也

跌微 微臥者疾起也繁人謂躓爲跌微起狀如微

也音交

編 從篇省彡彡言若誦書也

瑱屑之意今尚書作截彡通作箴之誤

也繁人謂自誇其所有爲誦嘴音上聲

不須 繁人譌須爲消

亢 屋覆也從介從一象屋脊形左傳有亢身亢宗

皆訓庇繁人謂蓋覆物爲亢讀上聲

娃 馴擾幼子命之曰娃音與街近圭聲也俗作乖

非

單零 獨也引申有別義繁人謂改更爲之曰單零

獨言別作之也又譌呼零爲來俗又讀另同爲零

合音亦因此誤另自即單零也

寸屯 屯遘之屯音頓寸屯卽所謂寸步難行俗作

蹬躓

倒狼踣狼 行艱也俗以爲人無精神之稱

自恣 無拘束也作自在非在爲才聲才聲通恣如裁字是

經營 謂凡管理也繁人譌呼作經攸因又謂服事



人為經攸

古惜 諸悉字本作惜心解不言鼻作聲也故從音亦聲音聲自鼻出也古者臆測之義往事不見也不繁人謂意測為古惜呼惜如安陰平

端 正也兩手捧物必正立故謂捧為端

抖簸 傾水振滴其餘為抖盛糧竹器曰簸抖簸者倒傾所盛復振去其塵秕也故以為輕爽之名

婁簸 簸見前婁空也婁本義為胡盧凡從婁之字多空人貧謂之

婁簸糧匱也因又謂人衣服不整潔曰婁簸音

扯斤 斤本義為伐木掘根從斤掘也從手斤也

因謂人之多端相難曰扯斤言似根之不易為掘也

斤絆 義同上事不易理也

顛東 老人之兒古作東東為東籠東初日眩目所謂

眼花也繁人呼為顛東顛易跌也

鞏 雨濡革也故桑謂之鞏音霸鞏陽平繁人謂人無

力亦曰鞏

落魄 魄月始生微白也故引申訓生旁魄則漸生漸充滿之義

落魄言生計落也魄音泊

撐 拒也繁人以為發言勁直之稱音付言其絕人也



此與謂粗俗為村野之村別

音與字俱是而味其義者

然 果然雖也本作𤝵經備城字然從犬從古單字省

古單字從疑憚也雌性多疑好登木望謂之猶豫

故謂人濡滯為然

井 人所日汲無已止時所謂養而不窮也故謂凡

不已止曰井

妥 古文作妥後悉省乳流也篆因引申有妥摩義改從瓜案亦本義為

獸下尾繁人謂水出成線曰妥標

求 妥獸腋毛為求從木音尾也從九九被曳力前

也妥獸腋必持其尾九亦聲凡求聲之字皆此教如裘為腋毛温煖意

為拯人曳之甚力脉為瘠以獸因謂人相戲索腋

下為求義求並出此繁人拒人相戲則曰求呼勢亦

曰求

生 生與井意近艸木長茂不已止也故發奮效功

曰生生庚尚書盤繁人勉人作事曰好生又因好義

呼面白曰白生生則謬矣

采 采析花也折花取鮮者艷左右顧視因謂不顧

曰不睬

常語有義



地方曰蹋蹋

履足所也

柄曰把把

所持也

笑曰嗑嗑

又音作

哈盃餉也笑聲如

小語曰唧唧

音唧唧也與聲者言

接耳俗

侍從盛曰鳥軒軒

軒鳥高飛也

呼雞曰粥粥

有母雞也喚

呼貓曰迷迷

有貓近人

呼豕曰肉肉

音肉

豕以肉重也

呼鵝曰巍巍

長也細

呼鴨曰地地

鴨見人以謂

紅曰東東

初日之色也

白日壽壽

音哈壽也

又曰布布

音布

布也謂黃曰焦焦

烏雞之色也

又曰桑桑

音桑桑木之類也

黑曰

青青

音青謂濕曰滋滋

音謂乾曰澀澀

音謂高曰雄雄

雄加人上也

謂矮曰伏伏

音拔

謂黠曰精靈

精靈也

謂愚曰糊塗

音蔽意也

謂受虧曰上當

音質庫名當謂

生業曰活路謂價廉曰相應謂佳子弟曰成材謂艷

冶曰妖精謂讒言曰反平聲是非謂福曰福氣氣運謂

附益曰湊合音湊平聲謂傲曰大箇欺曰放假音霞虛也謂婦

孕曰有恭喜諱做媒曰做紅以媒近諱做夢曰扯諱

以夢者空也屋曰房圈棺曰材子囊曰口袋勺曰調

羹帚曰掃把耪曰糧蓋釋器

二百餘年沐浴

聖澤服習仁義左道異端不入封內市有弦歌之聲野無相

翔之子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世族

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矣



中國自景教流行教堂徧天下蜀中州縣惟新繁無  
教民教堂上年屢有串賣城中某某坐宅於外國人  
者皆被衆憤譁諫而罷同治中南關外羅村某姓教  
士漸往來其家旋亦遷去近年則耶蘇教人約數十  
家天主教人稱是借半邊街民宅爲宣講之所此爲  
新繁有教民之始光緒乙巳北街羅姓三世孤嫠孀  
婦四人男丁一八齡孺子坐宅一所售與法國勢不  
能悔此爲新繁有教堂之始然羅宅湫隘亦未便遽  
興修也惟新繁民氣馴良卽異教人亦務生業安本  
分竝無倚勢欺凌官吏左袒爲淵毆魚之事近者

朝廷興學校勸農桑重工藝域民甚固綜計實業

士

一千九百九十八人

內有醫士  
百餘人

農

東城二千一百零六人

南城一千一百一十六人

西城二千八百零八人

北城三千人

水村九千二百八十五人

羅村五千三百零四人



韓村三千一百零四人

李村七千七百零七人

共計三萬四千八百三十人

工

木工一千八百四十人

坭工五百零八人

鑼工二百零三人

雕工六十人

石工一百十三人

刮刷氏六十五人

漆工七十人

巫二百零九人

成衣工六百三十八人

染人七十人

整容之工五百四十人

鐵工二百九十六人

銅工五十人

銀工七十人

錫工五十人

鬻工十人



篾工三百四十八人

轉移執事一千四百餘人

共計六千五百四十人

商

縣城一千六百一十人

龍橋場二百七十八人

清流場三百零六人

清白江二百人

河吞場一百八十六人

復興場三百九十四人

商販外境及習業外州縣市肆者八百餘人

共計三千八百一十六人

班固有言聖王量能受事四民陳力受職筦子曰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間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此學堂之義也令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此工藝學堂之義也令夫商羣萃而州處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此商務學堂之義也令



夫農羣萃而州處日暮從事於田野盡其四支之敏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此農政學堂  
之義也審如是也民將樂生安業之不暇尙何罔迪  
不適之足慮哉